



夕阳感悟

漫谈“饭碗”

□朱根源

年初，女儿到超市购物，适逢超市正在开展抽奖促销活动，原想“重在参与”，谁料一伸手竟会侥幸获奖。女儿喜滋滋地把奖品拎回家，小心打开大礼盒一看，原来是一套漂亮的碗具——六只饭碗、一只汤碗。碗具通体白亮，瓷碗外身绘有艳丽的牡丹花，看上去富贵喜气。全家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不单是为女儿获奖高兴，更是为“饭碗”这个“彩头”吉祥而陶醉。你想，新年伊始就有饭碗进门，这难道不是一个令全家人高兴的好兆头吗？

通观五千年中华史，实际就是一部记录“吃”的历史。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古名言就是“民以食为天”。祖先总结的人生四要素“吃穿住行”，吃占了首位。民间最经典的问候语是“你吃了吗”。商店老板把自己的顾客称为“衣食父母”。老农最自豪的话就是“我们

养活了所有人”。过去百姓把艰难度日说成“勉强糊口”，就连初生婴儿啼哭都理解为“嗷嗷待哺”……从古至今，“吃”始终是一个人人关心的重要话题。

说到吃饭，当然离不开饭碗，而不同的饭食需用不同的饭碗盛放。钟鸣鼎食之家用的是金碗银碗，平民人家用的是瓷碗陶碗。不同的饭碗可以折射出人们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存境况。“饭碗”自然成了工作的代名词，有工作自然就有了饭碗。中国人大多喜欢把理想的工作称为“金饭碗”，把稳定的工作称为“铁饭碗”，把收益高风险大的工作称为“瓷饭碗”，把下岗失业称为“丢饭碗”，把出门找工作称为“寻饭碗”，把兢兢业业工作称为“端好饭碗”，把工作不负责任出了纰漏称为“砸饭碗”，把跳槽高就称为“换饭碗”，把条件好却没有好收成戏称为“拿着

金饭碗讨饭”……

女儿新年里拎回一盒花瓷碗具，这预示着尽管目前仍有疫情，但工厂生产正常，女儿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工作无虞。不过毕竟是“瓷碗”，女儿和她的同事们仍需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才能渡过疫情难关。我想，只要众志成城，大家一定会战胜疫情，搞好生产。大家的饭碗会越捧越牢靠，饭会越吃越香！那六只花瓷饭碗，又象征着我们全家都有饭碗可端，有饭可吃；那一只花瓷汤碗，还象征着一家人“有汤有水”，生活质量“水涨船高”。饭碗和汤碗的和谐组合，象征着全家老少身体安康、生活和美、工作学习双丰收。

由女儿拎回来的那套碗具自然联想到我们老人也有两个“铁饭碗”，那就是“社保”和“医保”。它是我们老人幸福晚年最可靠的保障！我们老人生逢

太平盛世，享受着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福利，沐浴着社会发展普洒给我们的雨露阳光。人到老年还能手捧这两个“铁饭碗”，说明党和政府领导得好，改革开放的道路走得对。今天，老人们生活在金色夕阳的余晖里，要无比珍惜捧在手里的这两个“铁饭碗”啊！

人人有饭吃，有饭碗端；人人有可口的饭吃，有好饭碗端；人人有工作可做，能过上幸福生活；每位老人都有饭吃，都有饭碗端，都有幸福的晚年。这是我的，也是百姓最朴素的愿望，是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希望今后百姓的饭碗越端越好，碗里的饭越吃越满越香。这就是我对新年里“饭碗进门”的良好祝愿和祈求。独乐乐，哪如众乐乐？现把“饭碗进门”的好兆头奉送给大家，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

蒲荡、蒲草、蒲包

□张立人

我小时候家住浮桥农村，村里有不少蒲荡，蒲荡里长满蒲草。蒲草又叫番蒲，是一种生长在浅水里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蒲草没有像样的枝干，只长叶片，叶片狭长，宽1厘米左右，长2米左右，叶脉平行，中间是海绵状组织，因此蒲草不仅耐压，而且有拉力。人们把蒲草编成各种规格的包，称之为“蒲包”。

过了春节，人们带上工具，到蒲荡里把杂草拔掉，把已经枯萎的蒲草连根挖掉补上新苗。在蒲荡靠岸边，挖一条深沟，称为“蒲沟”，用来调节水位和水质。蒲草会很快地长出新苗，由于它的形状与竹笋一样，因此被人们称为“蒲笋”，据说可以食用。

到了夏天，蒲荡已经长满了蒲草，下边水里还生长了不少水生动物，主要是各种河蚌、螺蛳、蜢蛄、螃蟹等。这时候我会约几个小朋友一起到蒲荡里捕捉这些河鲜，拿回家在清水里养一段时间，父母会把它们加工成舌尖上的美味，记得有螺蛳炖酱、螺蛳肉炒茭白、蚌肉红烧豆腐，还有蜢蛄炒黄瓜和蟹面糊等。有时家里吃不完，还会拿到市场上出售。

到了夏末秋初，蒲荡里的蒲草还会长出一根根棕黄色的蒲棒，它们挺立在蒲荡中，因为形状与蜡烛一样，所以人们也称它为“水烛”，看上去十分可爱。有人会把它采摘下来，拿到家中作为装饰品。人们把采下来的“水烛”称为“蒲噜嘟”，这是它一个非常时髦的名字。传说“蒲噜嘟”晒干以后，通过燃烧可以驱赶蚊子。

由于浮桥地区盛产蒲草，因此编做蒲包就成了当地的一项家庭副业。据《浮桥纪事》记载，这项家庭副业始于清代，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和纺织业的兴起迅速发展。因为需要包扎棉花、皮棉和棉纱，所以蒲包的需求量很大。当时浮桥农村70%以上的农户都重视蒲包生产，仪桥、陆公、方桥、九曲、时思等地有不少农户会编蒲包。

当时，我家极其贫苦，住的是茅草房，平时连温饱都成问题。除了依靠父母出去打工外，当然也会编做蒲包增加一点收入，维持全家生活。我六岁时就学会了搓稻柴绳，开始跟母亲学习做蒲包。后来，我和大人一样参加跌蒲、铺底、盘墙、煞口、煞小口、修剪等各道工序。当时我们家中还没有蒲荡，要到其他人家那里去购买蒲草编做蒲包。由于要花一笔成本钱，因此编做的进度要快，争取产量高、质量好，才能避免亏本。父亲为了多挣一点钱，经常清早起身，肩挑蒲包，步行到沙溪、归庄等地销售，往往很晚才能回来。为了把这项副业坚持下去，一家老小齐上阵，过早食黑拼命干。由于成本高、售价低等问题，我们年年拼命干，但还是穷得温饱都解决不了。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项传统的家庭副业，1950年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把编做蒲包作为重点项目之一。土地改革时，政府把蒲荡同耕地一样分给农民，并号召和组织群众把小河小浜都种上蒲草，增加蒲草产量。浮桥供销社合作社专门成立了蒲包收购站，以价格合理、收量不限获得农户的信任。此外，还与华东供销合作总社联系，扩大了在上海等地的销路，发现蒲包供应紧张时，还组织人员到苏北沿海各地收购蒲草，满足农民的需求，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做蒲包的积极性。当时有句顺口溜：“黄昏四乡跌蒲声，早市成群卖包人。”据统计，1951年浮桥供销社收购蒲包64.9万只，1953年收购107.6万只，1956年达176.6万只。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党和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渡过各种困难提供有力支撑。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很多蒲包的替代品，有麻袋、稀布袋，后来又出现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因此蒲包的销路越来越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以粮为纲”的影响下，“农业学大寨”填河造田，很多蒲荡变成了粮田。到了1989年，浮桥供销社仅收到蒲包1万多只。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浮桥地区已经很难见到蒲荡、蒲草，做蒲包这项传统家庭副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夕阳书画



□金志标画



金色回忆

我的电子情结

□顾孝渔

一次，去沙溪古镇观光，在中市街看到一家朝南开门的小店，店柜上竖着一块业已褪色的“修理半导体收音机”的牌子，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心想这里竟然还有人修这玩意，真是奇迹！今天，连电视机几乎都没人修了，坏了就换新的。出于好奇，我走进这家店，店内旧藤椅上坐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看上去有70多岁了，正打着盹。听见声音，他张开眼睛微微地向我点了点头。我说：“你还在修理收音机？有人来修吗？”他叹了口气，说：“现在没人上门了，但我喜欢这个。”也许是出于共同的爱好，我们聊了一段时间。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那一个个美好的回忆片段，不停地在大脑里浮现……

清楚记得，刚懂事的时候，一次去亲戚家被一台收音机深深地吸引。我围着桌子侧耳倾听从这只木匣子里飘出来的美妙声音，贴着脚尖窥视真空管里发出的闪闪红光，猜想那玻璃管内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小人在唱歌跳舞，强烈的向往和好奇，甬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学装矿石收音机。那时的电子书籍很少，我到镇上从父亲朋友处借了一本无线电月刊来阅读。按照书本上的介绍，我去镇上买全了必要的器材，用漆包线绕制了一个无骨架“脱胎线圈”，在树上架设了一根天线，并一段粗铅丝插入地内作为地线……戴上耳机，当第一

次从自制的“收音机”里听到中央电台的无线电广播，激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一听见听到了深夜12时，才恋恋不舍地睡去。像这样的矿石收音机，我前后一共制作了5台。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半导体收音机开始流行。有一次我去上海转了一天，见各大商店的玻璃橱窗内陈列着许多样品，但就是买不到，因为是凭票供应的。回来的路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装一台。阅读了有关半导体收音机的原理知识后，一个冬日的星期天，一清早，我骑40多公里的自行车，到上海市福州中路青少年电子商行，排队买了一套三管复式收音机套件，回家已是傍晚时分。当时条件很差，手头只有起子、钳子和一块用50毫安直流毫安表改制的“三用表”。而且乡下尚未通电，我自制了一个火焰铁，借助煤油灯的火焰烧热，每烘烤一次，仅能焊接1~2个焊点。记得那天放学回家后，我一直干到深夜，终于从收音机的2.5英寸永磁喇叭里，传来了响亮悦耳的音乐声，我高兴得一夜都没有合眼。之后，我陆陆续续为朋友、亲戚组装了十多台收音机，同时还试装过磁带录音机、高保真功放、大口径高音喇叭和2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至此，我的业余时间都用于无线电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彩色电视机开始流行，一台14英寸彩电要980元，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两年

的工资。不过它那绚丽的色彩深深地吸引着我，就算节约一切开支，我也要自制一台。记得在动手之前的半年时间里，我开始收集有关彩电的资料，并认真通读了一遍基本原理和调试过程。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就盼着暑假的到来。放暑假的第三天，我去上海花了三天时间，走遍了20余家电子商店，终于把一套14英寸彩电所需的元件买齐。当时我就知道要攻克这块“硬骨头”并非易事，故我不急不躁，细心认真，按部就班对所有元件逐一焊接，日夜奋战，汗流浹背，还不能开电扇，生怕发生虚焊。经过整整30天的努力，我终于成功了！当荧屏上呈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面时，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一月余的疲惫和辛苦，在那一刻一扫而光。后来的日子里，我又为亲戚试装了两台19英寸的彩电。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步入老年，但对电子技术、音影产品的欣赏与喜爱，却与时俱增。虽然退休多年，视力下降，手拿烙铁“电子DIY”有许多不便，却依然痴迷。从2010年开始，我把数十年来关于电器修理、卫星接收实验、电路分析等经验和体会，写成一篇篇稿件，邮给《成都电子报》。感谢编辑的厚爱，前后一共刊发了四十余篇，有的被转载，有的被高校应届毕业生撰写学士论文时作为参考资料，还有的被电子工程技术人员撰写专著时作为参考文献……



夕阳诗韵

七言诗·重游沙溪古镇

□唐开生

范翁北宋疏七浦，东泄阳澄益芷桑。
古镇二街偎两岸，拱桥次第跨河塘。
河棚楼上能观景，风景便是格子窗。
差落不齐楼吊脚，背阴临水作厨房。
牌坊一对昭天下，雕塑几多小货郎。
牵手老妻寻古韵，倩男靓女喜徜徉。
吟诗模仿文治调，舞蹈光驱吴晓邦。
画栋雕梁龚氏寓，厅宅三进有回廊。
连环画里温童趣，往事洪泾访老乡。
纸伞旗袍穿小巷，棉花交易找牙行。
荫园曲径通幽处，廊后篁竹映绿滨。
长寿之乡长寿寺，大雄宝殿去拈香。
木桥亭下稍休憩，水墨一轴展两旁。
慢慢悠悠游小島，微波荡漾闪金光。
四周楼宇如春笋，古镇腾飞百业昌。
翁妪出生于此地，新颜旧貌味醇香。



屋顶为纸、扫帚当笔

□董升

当前流行一种以“地书”形式来练字的现象。

所谓“地书”，就是用水通过特制的“笔”在平整的水泥地、地砖或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写字。

写“地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记性好，能熟记自己学过的诗词，其次要练过毛笔字，二者缺一不可。

写“地书”的人，往往是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书法爱好者。虽然其中也有几位年轻人，但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我每天晨练时，在中心广场、城南大桥底下、盐铁塘慢步道，都可看到这些喝过墨水的文化人，在平整的道板上，用特殊的“毛笔”，一丝不苟地默写一些耳熟能详的古诗词。

他们多以楷书书写，也有用隶书的。笔画端正，遒劲有力。看得出书写者都已操练多年，有一定的功力。书写者中，也有我认识的、熟悉的，例如已消失数年的孔繁根老师，还有已去世两年的、外地迁居太仓的退休“郎中”赵大爷，而更多的是未曾谋过面的。

说到在地上写字，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下乡插队时，在屋顶上书写巨幅宣传标语的往事。

当年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消灭钉螺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行动。各公社、大队、小队都有专职“血防员”，农闲时组织起来，在小河、池塘岸边，离水位上方半尺的位置，挖出深沟，用锄头、铁锹将岸上的草皮铲入沟中，一层草皮复洒一层灭螺药物——“五氯酚钠”，夯实后，拓成一条一尺左右宽的走道，方便日后检查钉螺灭杀情况。

为了造声势，各大队参观学习了外地的先进经验，也组织一些有文化、会写美术字的知识青年，在墙上、屋顶上刷写“消灭血吸虫病”一类的口号标语。

我也责无旁贷被选中。刚接到这个任务时，也有些顾虑，因为要在屋顶上用石灰水写出与人等高的大幅标语，那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

站在陡斜的屋面上，我胆小得不敢站直、不敢移步，更别说在上面写字了，稍不留心，轻则踩碎瓦片，屋顶漏雨；重则一不留心，人摔下来，酿成伤人事故……

站在上面写字，面临许多困难，毕竟与在地面不一样。其一，瓦片上不能打格，字的大小、竖横，全靠自己目测设定；其二，盛放石灰浆的水桶，在屋顶上放不稳，只能盛半桶左右，用旧扫把代笔，不能一下子蘸足石灰水，否则会淋淋挂挂，污染笔画；其三，写好一个字，移动脚步、水桶时，要小心翼翼的，生怕打翻水桶。

往往一条标语写下来，忍得一身大汗。从屋顶上回到地面，双腿变得麻酥，连站都站不稳。

书写好后，还得退到几百米外的远处眺望，观察书写效果。在阳光的照射下，标语整齐醒目，领导过目后称赞有加，我心里顿时比吃了蜜还甜呢。

公社领导看到我屋顶上的标语写得好，还借调我到市镇上去写“屋顶标语”。幸运的是，市镇上的屋顶都是用洋瓦铺就，陡度小，再加上先实践积累的经验，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从“写字”这件事来看，但凡做任何事，只要坚持认真对待，不断探索、创新，一定能干出成绩。

告读者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程度提高，太仓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更加迫切、更加多样。

针对这一现状，太仓日报开设“银龄”版面，关注太仓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多彩生活，展示太仓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也为太仓老年人提供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

该版面开设有“夕阳书画”“金色回忆”“夕阳风采”等栏目，欢迎广大老年朋友踊跃投稿。

联系邮箱:2064765835@qq.com